
ICANN74 | 政策论坛 — GNSO 理事会会议
2022 年 6 月 15 日星期三 — 阿姆斯特丹时间 13:15 至 15:15

菲利普·弗夸特

(PHILIPPE FOUQUART): 谢谢娜塔莉。我想我们可以开始了。

娜塔莉·蓓蕾格兰

(NATHALIE PEREGRINE): 汤姆 (Tom)，我们可以开始录音了吗？

>> 正在录音。

娜塔莉·蓓蕾格兰: 非常感谢。大家上午好，下午好，晚上好。欢迎参加 2022 年 6 月 15 日的 GNSO 理事会会议。

在我点到你们的名字时可以回应一下吗？非常感谢。

安东尼娅·褚 (Antonio Chu)？

安东尼娅·褚: 到。谢谢。

娜塔莉·蓓蕾格兰: 马克西姆·艾尔佐巴 (Maxim Alzoba)？

注：下文是通过音频文件转换而成的文本文档。尽管文本记录稿基本准确，但某些情况下会因音频不清或语法修正而导致部分文本缺漏或有误。本文本的发布旨在作为原音频文件的补充资料，不得视其为权威记录。

马克西姆·艾尔佐巴： 到。

娜塔莉·蓓蕾格兰： 谢谢马克西姆。

库尔特·普里茨 (Kurt Pritz)?

库尔特·普里茨： 到。谢谢。

娜塔莉·蓓蕾格兰： 萨巴斯蒂安·杜克斯 (Sabastien Ducos)?

萨巴斯蒂安·杜克斯： 到，谢谢。

娜塔莉·蓓蕾格兰： 谢谢。

蒂奥·葛茨 (Theo Geurts)?

蒂奥·葛茨： 到。

娜塔莉·蓓蕾格兰： 谢谢。

格雷格·蒂比雅思 (Greg DiBiase)?

格雷格·蒂比雅思： 到。

娜塔莉·蓓蕾格兰： 德西蕾·米洛舍维奇 (Desiree Miloshevic)?

德西蕾·米洛舍维奇： 到。

娜塔莉·蓓蕾格兰： 玛丽·帕塔洛 (Marie Pattullo)?

玛丽·帕塔洛： 到。谢谢娜塔莉。谢谢。

娜塔莉·蓓蕾格兰： 马克·达蒂格尔德 (Mark Datysgeld)?

马克·达蒂格尔德： 到。

娜塔莉·蓓蕾格兰： 约翰·麦克尔韦恩 (John McElwaine)?

约翰·麦克尔韦恩： 到。

娜塔莉·蓓蕾格兰： 福利普·佩蒂里昂 (Flip Petillion)?

福利普·佩蒂里昂： 到。

娜塔莉·蓓蕾格兰： 菲利普·弗夸特?

菲利普·弗夸特： 到。

娜塔莉·蓓蕾格兰： 托马斯·李凯尔特 (Thomas Rickert)?

托马斯·李凯尔特： 到。

娜塔莉·蓓蕾格兰： 保罗·麦克格雷迪 (Paul McGrady)?

保罗·麦克格雷迪： 到。

娜塔莉·蓓蕾格兰： 韦斯顿·冬科尔 (Wisdom Donkor)?

韦斯顿，你在 Zoom 会议室可能静音了。

我在 Zoom 会议室看到韦斯顿连线了。

丝黛芬妮·裴琳 (Stephanie Perrin)?

丝黛芬妮·裴琳： 到。

娜塔莉·蓓蕾格兰： 陈曼菊 (Manju Chen)?

陈曼菊： 到。

娜塔莉·蓓蕾格兰： 法瑞尔·弗利 (Farell Folly)?

法瑞尔·弗利： 到。

娜塔莉·蓓蕾格兰： 胡安·马努埃尔·罗哈斯 (Juan Manuel Rojas)?

胡安·马努埃尔·罗哈斯： 到。

娜塔莉·蓓蕾格兰： 汤姆斯林·萨米-纳尔勒 (Tomslin Samme-Nlar)?

汤姆斯林·萨米-纳尔勒： 到。

娜塔莉·蓓蕾格兰： 奥尔加·卡瓦利 (Olga Cavalli)?

奥尔加·卡瓦利： 到，娜塔莉。

娜塔莉·蓓蕾格兰： 谢谢。

杰夫·纽曼 (Jeffrey Neuman)?

杰夫·纽曼： 到。

娜塔莉·蓓蕾格兰： 贾斯汀·丘 (Justine Chew)?

我看到贾斯汀连线了。只是暂时没有声音。

马腾·西蒙 (Maarten Simon)?

马腾·西蒙： 是的，我在这里。

娜塔莉·蓓蕾格兰： 非常好。非常感谢。

会议室里还有 GNSO 支持员工。

我想说明一下，虽然有很多理事在会议室，但也有几位理事是远程参与的。

希望每个人都记得在发言前报上自己的姓名。本次会议正在进行录音。

理事是 Zoom 会议室的讨论组成员。他们可以激活桌面麦克风；远程参与的理事可以使用他们的 Zoom 麦克风。

热烈欢迎参加电话会议的成员和在 Zoom 会议室中的成员，他们是没有发言权的观察员。他们不能使用麦克风，但可以访问聊天窗口。本次会议结束时会开放麦克风。

请记住，在使用聊天窗口时，使用下拉菜单并选择要发送聊天内容的对象，最好是所有主持人、讨论组成员和与会者。如果您想在开放麦克风期间发言，无论您是否在现场会议室，都必须在 Zoom 中举手。被叫到名字时，虚拟参会者将取消麦克风静音，会议室的参会者将能够打开他们的桌面麦克风，或使用独立麦克风，独立麦克风位于亚马逊会议室后部，以及会议室外厅，即扬子江会议室的中间位置。

重申一点，请记住在提出您的问题和意见时说出您的姓名。在此之前，请记住将您的笔记本电脑、手机上的通知静音，并在戴着口罩时清楚发言。

非常感谢。

菲利普，交给你了。

菲利普·弗夸特：

谢谢娜塔莉。

大家下午好。我是菲利普·弗夸特，很高兴见到所有人 — 确切地说，并非所有人。会议采用混合模式有点令人沮丧。对于远程参加今年 6 月份理事会会议的理事，希望你们一切都好。我认为我们可以继续我们的议程，按照通常的顺序进行，并分享一下意向声明的更新。

有人要发言吗？

好的。我没看到有人举手，你们想对议程进行任何更改吗？

好的。继续。我们将照常提一下最近两次会议的记录。然后我们将继续下一个项目。我们照常回顾一下项目管理工具和行动清单。它已于上周发送到理事会邮件列表，并且和往常一样可以在 wiki 空间找到。

ICANN 员工发布了一份相关录音，我们鼓励你们和 SG/C 主席以及一般领导层一起收听。上周某个时候，我们将该录音发送到了邮件列表。史蒂芬 (Steve)、贝瑞 (Berry)，你们有什么想补充的吗？我没有看到贝瑞。

史蒂芬？

史蒂芬·陈 (STEVE CHAN): 当然。好的, 谢谢, 菲利普。我是员工史蒂芬·陈。

正如菲利普之前所说, 我们想提醒一下, 会议记录是 — 或者说, 我认为资产组合管理工具的开发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帮助揭开它的所有部分的神秘面纱。它们是如何开发的, 预期使用方式是什么, 包括它们不是什么, 这不是优先级排序或资源配置, 而是真正帮助理事会了解它们是如何开发的, 这样你们就可以了解里面有什么, 它们是如何创建的, 以及如何使用它们。因此, 例如, 如果你们看到可能引发危险信号的事情, 可以提出来, 在理事会议程上进行讨论。

这是为了帮助你们作为理事管理 PDP, 并且, 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 这也有助于你们更多地参与议程设置。

所以我只是想提醒一下大家, 这是开发它的基本依据, 并提醒一下, 它已经开发完成。因此, 贝瑞和我可以参加问答环节 — 根据需要参加问答环节, 但如果需要, 请告诉我们。

谢谢。

菲利普·弗夸特:

谢谢史蒂芬。我们当然鼓励大家看一看, 并提供反馈。

展望未来, 有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 即我们可以在一个单一的地方获得关于通用名称支持组织 (GNSO) 内部正在进行的政策制定流程 (PDP) 政策工作的信息。最好考虑一下我们如何在利益相关方组织 (SG)/选区 (C) 中传播这一点。这可能是正确的做法。

话虽这么说，我认为我们可以 — 除非有任何意见...

我认为我们可以继续我们的议程。没有什么要征求同意的。因此，我们可以继续讨论第 4 项，即理事会对关于政府间组织 (IGO) 特定有效权利保护机制的快速政策制定流程 (EPDP) 的最终报告进行投票表决。

这里是一些历史记录。你们有些人可能还记得，IGO-INGO 使用有效权利保护机制已于 2018 年完成，前四项建议获得批准，第五项建议由于对 UDRP URS 的潜在影响而被进一步推迟，以进一步开展工作。这是在 2020 年初通过工作轨道开始的，然后被转换为适当的 EPDP。

初步报告于 9 月发布，最终报告于 4 月发布。我们有机会在 5 月份 — 4 月份，抱歉 — 演示文稿中讨论过相关结论和建议。你们应该记得，这五项建议应该被整体采纳，我记得。在上次会议上，注册服务机构提出了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将对此进行讨论并最终对该动议进行投票。

大家是否有一 任何评论或想讨论的任何内容？

我看到托马斯举手了。

托马斯·李凯尔特：

非常感谢，菲利普。我是托马斯·李凯尔特。

很抱歉在这么晚的阶段问这个问题，但在阅读报告时，我发现了一个感兴趣的问题，我想了解关于这个问题的更多信息。我

知道 ISPCP 已经赦免了该 PDP，并且 ISPCP 也已成为完整共识的一部分；尽管如此，所发生的事情 — 对于缩略词尤其如此，因为缩略词是与现有域名注册冲突的领域，比全名更有可能。

所以我知道，如果法院不希望审理案件，注册域名持有人有机会进行仲裁，但仲裁规则通常规定各方自行承担费用，而在许多地方司法管辖区，采用的是败诉方付费原则。

那么这实际上 — 这对于拥有一个域名 20 年的域名持有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因此，他们可能 — 他们是否会面临获得 UDRP 的风险，然后被迫在仲裁中进行辩护 — 其中他们将背负潜在的大量费用，或者他们是否有机会在仲裁规则中规定，采用败诉方付费原则？或者，我们是否对很多年前无辜注册域名、可能不知道与 IGO 缩略词存在冲突的传统注册人设置一些保护。

我希望这个问题是合理的，也希望自己能够充分理解这一点。我不确定谁想要回答这个问题。

菲利普·弗夸特：

谢谢。谢谢你，托马斯。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实质性的问题。

我将请我们的联络人约翰·麦克尔韦恩，或者主席克里斯 (Chris) 回答一下 — 感谢您来到这里，克里斯 — 看看你们有没有可以提供给托马斯的信息。

克里斯？

克里斯·狄思潘

(CHRIS DISSPAIN):

谢谢你，菲利普，谢谢你邀请我来这里回答问题。

托马斯，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讨论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 我们应该对仲裁进行多深的探讨以及规则如何 — 规则应该是什么。我们最终商定的是，应该制定一套总体原则，并且这些原则应该 — 应该适合实施。而在实施阶段，才会处理细节问题，比如你提到的那些事情。

我们所说的是，仲裁流程应该具有成本效益，应该鼓励固定范围的仲裁费用，以确保可预测性和可负担性。我们发表了声明 — 我认为我这样说是对的。我们在报告中声明，在实施规划中制定仲裁规则时，应该非常认真地考虑到一般原则，这只是其中之一，还有其他一些考虑事项。这是我对你的问题的回答。

谢谢。

菲利普·弗夸特:

谢谢。谢谢，克里斯。我是菲利普。

还有其他问题吗？杰夫？

杰夫·纽曼:

好的，谢谢。我其实也想回答托马斯的问题。

首先，我想说的是，就任何类型的投诉的实质内容而言，政策根本没有变化。因此，当一个 20 年前注册某个名称的无辜注册人现在突然收到投诉时，你 — 在任何形式的仲裁之前，投诉人仍然必须在常规 UDRP 案件中胜诉。

所以我认为你提出的情况可能性是非常低的，对吧？我的意思是，投诉人仍然 — IGO 仍然必须在正常的 UDRP 投诉中胜诉。他们必须证明注册和使用情况以及存在恶意。只有注册人败诉时，才会进入仲裁。

我只是想补充一下，因为克里斯的回应没有提到这一点。所以我只是想说明这一点。政策中必须证明的内容没有实质性变化。因此，从理论上讲，至少 UDRP 会在该案件进入仲裁之前剔除该案件。

托马斯·李凯尔特：

我说几句。我想最大的区别在于 IGO 没有商标，因此，注册人可能已经检查过商标数据库是否存在冲突，但无法发现冲突。但我非常感谢克里斯和杰夫的回答。我认为这是 — 你知道，你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观点，菲利普，这是一个关于实质的问题，我们应该讨论流程。你们有些人可能还记得，我是最初的 IGO-INGO PDP 的主席，所以我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并想把这一点记录在案，以便在实施时也许可以考虑到这一点，因为我不希望用户或注册人最终为一个他们在注册时无法预见的案件承担高额辩护费用。

我认为对于那些刚注册并知道这些参数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新的工作站，但我希望这个记录能够在实施工作时重新出现。

谢谢。

菲利普·弗夸特：

谢谢你，托马斯。感谢你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可以记录一下。无论如何，这将被记录在会议记录中，并提供给 IRT 审议。我认为我们将它记录在案是件好事。

大家还有什么想提出的吗？

好的。没人举手，我建议我们去投票。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一好吧，约翰会宣读决议。我们失去了在面对面会议中宣读决议的习惯，但我们会这样做。顺便说一下，感谢 GAC 发现了错字。

那么，我们将检查决议条款，然后进行投票。

约翰。

约翰·麦克尔韦恩：

谢谢菲利普。我是约翰·麦克尔韦恩。

那么，我将宣读动议以批准 EPDP 关于政府间组织，即 IGO 的具体有效权利保护机制的建议。

4 月 — 鉴于，第一，GNSO 理事会在 2019 年 4 月批准了 IGO-INGO 使用有效权利保护机制政策制定流程（PDP）的前四项建

议，但没有批准第 5 号建议，理事会将其提交至所有权利保护机制 PDP 审查，供其在第 2 阶段工作中考虑，即 UDRP 审查。

第二项决议，2022 年 1 月，GNSO 理事会批准了 RPM PDP 章程的附录，该附录创建了一个 IGO 工作轨道，以解决 IGO-INGO 使用有效权利保护机制 PDP 的第 5 号建议，该建议未获批准，要求 IGO 工作轨道考虑是否可以制定与 IGO-INGO 使用有效权利保护机制 PDP 最终报告的第 1、2、3 和 4 号建议大体一致的适当政策解决方案，并考虑 IGO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享有管辖豁免的可能性；b，不影响注册人在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司法预审的权利和能力；c，保留注册人对初始 UDRP 或 URS 裁决进行司法审查的权利；d，承认在任何特定情况下 IGO 管辖豁免的存在和范围是由有管辖权的法院确定的法律问题。

鉴于，第三，在 2020 年 10 月，GNSO 理事会发起了 IGO 工作轨道主席的意向书征召并从附录中确定的社群团体征召志愿者，而 IGO 工作轨道于 2021 年 2 月开始工作。

鉴于，第四，在 2021 年 1 月，RPM PDP 的第 1 阶段在 GNSO 理事会批准其所有 35 项建议的情况下结束，而 RPM PDP 的第 2 阶段推迟，以便理事会收到更新的 UDRP 政策状态报告。

鉴于，第五，在 2021 年 8 月，考虑到启动 RPM PDP 第 2 阶段的时间表不确定，而 IGO 工作轨道根据其快速政策制定流程即将完成其初步报告，EPDP，手册，GNSO 理事会批准启动 EPDP，作为一个纯粹的程序性事项，继续推进 IGO 工作轨道的工作和势头，而 EPDP 章程反映了附录中概述的相同工作范围。

鉴于，第六，EPDP 团队于 2021 年 9 月 14 日发布了其初步报告以征询公众意见。

鉴于，第七，在公众意见征询期结束后，EPDP 团队审查了提交的意见，并根据收到的意见和 EPDP 团队的持续审议，在其认为必要时修改了其提议的建议。

鉴于，第八，EPDP 团队正在其最终报告中提出五项最终建议，这些建议相互依存，如 PDP 手册第 13 节所述，并且已在 EPDP 团队内部获得完全共识。

鉴于，第九，EPDP 团队于 2022 年 4 月 4 日向 GNSO 理事会提交了最终报告。

鉴于，第十，GNSO 理事会已确定 EPDP 团队最终报告中的五项最终 EPDP 建议与 RPM PDP 章程和后续 EPDP 章程的附录中设定的范围和原则一致。

因此决议如下，第一，GNSO 理事会批准并建议 ICANN 董事会采纳 EPDP 团队最终报告中记录的所有五项最终 EPDP 建议。

第二，如果 EPDP 建议被 ICANN 董事会采纳，GNSO 理事会要求 ICANN 组织召集实施审核小组，以协助 ICANN 组织制定 EPDP 建议的实施细节，并确保最终实施符合批准建议的主旨。实施审核小组应按照 GNSO 理事会于 2015 年 6 月批准的实施审核小组原则和指南运作。

第三，GNSO 理事会感谢 EPDP 领导团队和 EPDP 团队成员为在 GNSO 内完成有关这一长期问题的政策工作所做的承诺和努力。

菲利普·弗夸特： 谢谢。谢谢约翰。

娜塔莉，我想我们可以表决了。

娜塔莉·蓓蕾格兰： 谢谢菲利普。提醒一下，这是所有人唱名表决，并且需要绝对多数票门槛。

法瑞尔·弗利？

法瑞尔·弗利： 赞成。

娜塔莉·蓓蕾格兰： 库尔特·普里茨？

库尔特·普里茨： 赞成。

娜塔莉·蓓蕾格兰： 托马斯·李凯尔特？

托马斯·李凯尔特： 赞成。

娜塔莉·蓓蕾格兰： 汤姆斯林·萨米-纳尔勒？

汤姆斯林·萨米-纳尔勒： 赞成。

娜塔莉·蓓蕾格兰： 玛丽·帕塔洛？

玛丽·帕塔洛： 赞成。

娜塔莉·蓓蕾格兰： 德西蕾·米洛舍维奇？

德西蕾·米洛舍维奇： 赞成。

娜塔莉·蓓蕾格兰： 蒂奥·葛茨？

蒂奥·葛茨： 赞成。

娜塔莉·蓓蕾格兰： 丝黛芬妮·裴琳？

丝黛芬妮·裴琳： 赞成。

娜塔莉·蓓蕾格兰： 福利普·佩蒂里昂？

福利普·佩蒂里昂： 赞成。

娜塔莉·蓓蕾格兰： 格雷格·蒂比雅思？

格雷格·蒂比雅思： 赞成。

娜塔莉·蓓蕾格兰： 陈曼菊？

陈曼菊： 赞成。

娜塔莉·蓓蕾格兰： 约翰·麦克尔韦恩？

约翰·麦克尔韦恩： 赞成。

娜塔莉·蓓蕾格兰： 马克西姆·艾尔佐巴？

马克西姆·艾尔佐巴： 赞成。

娜塔莉·蓓蕾格兰： 胡安·马努埃尔·罗哈斯？

胡安·马努埃尔·罗哈斯： 赞成。

娜塔莉·蓓蕾格兰： 保罗·麦克格雷迪？

保罗·麦克格雷迪： 赞成。

娜塔莉·蓓蕾格兰： 安东尼娅·褚？

安东尼娅·褚： 赞成。

娜塔莉·蓓蕾格兰： 韦斯顿·冬科尔？

韦斯顿·冬科尔： 赞成。

娜塔莉·蓓蕾格兰： 马克·达蒂格尔德？

马克·达蒂格尔德： 赞成。

娜塔莉·蓓蕾格兰： 萨巴斯蒂安·杜克斯？

萨巴斯蒂安·杜克斯： 赞成。

娜塔莉·蓓蕾格兰： 菲利普·弗夸特？

菲利普·弗夸特： 赞成。

娜塔莉·蓓蕾格兰： 非常感谢。

那么对于签约方机构，我们有 7 票赞成，没有反对票，没有弃权票。

对于非签约方机构，我们有 13 票赞成，没有弃权。

动议在两个机构都百分百通过。非常感谢。

菲利普·弗夸特：

谢谢娜塔莉。我是菲利普。谢谢。谢谢大家，并衷心感谢克里斯来到这里主持工作组，并帮助澄清我们之间的这些问题——自我们上次通话以来。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继续我们的下一个议程项目。这就是我们关于 SSAD Light（现在称为 WHOIS 披露系统）的工作对概念验证的影响的讨论。尤其是关于 SubPro ODP，你们可能会记得，在正在进行的 ODP 和 SSAD Light 小组工作的背景下，员工的一些反馈可能会对 SubPro ODA 的交付产生几周的影响。本周早些时候，在 SSAD Light 小组中也讨论了这一点。

对于这一点，我想交给萨巴斯蒂安。请你向我们介绍一下有关本周早些时候讨论的小组的最新信息。

萨巴斯蒂安·杜克斯：

当然可以。

正如十天前与小组和理事会分享的那样，在截止日期之前，我进行了讨论，我与贝基·拜耳 (Becky Burr) 和伊莉莎·阿格匹安 (Eleeza Agopian) 进行了这些讨论，马里卡 (Marika) 也出席了电话会议，并特别要求员工更好地描述他们在报告中提到的内容。在他们的报告中，为了提醒大家，他们指出，确定 SSAD Light，现在更喜欢称为 WHOIS 披露系统范围的工作将需要六周时间，而这六周将扰乱其他三个项目的工作，即 CZDS 更新，对托管的改进——抱歉，EBERO 系统，以及对我们来说最值得注意的 SubPro ODP。

那时，当我 — 我们收到该评论时，已经有一个说明，即不是由 GNSO 来决定员工的工作方式和优先级，但由于董事会通过 GDPR 核心小组回到我们这里，贝基·拜耳回到我们这里，要求我们至少对应该如何做提出意见。我们确实在寻求这一途径。

十天前，两周前，在我们的电话会议上，伊莉莎·阿格匹安表示这两个项目在我们职权范围内的内容较少，它会影响 CPH，但它不是我们在理事会所做工作的一部分，这是对 CZDS 和 EBERO 的改进。比如说，这两个项目可以暂停，并且可以重新分配正在从事这些项目的员工，而不会对结构的其余部分造成重大干扰。这显然会使这两个项目延迟，但这会对外部各方产生影响或对组织内的其他实体产生其他重大影响。

所以我们 — 我觉得我们找到了一种能够继续前进的方法。对 SubPro 会有一些影响，当然不是 SubPro 的停止。SubPro 将继续运作。只是有一些从事 SSAD ODA 的员工需要进行范围重新界定工作，因此无法进行 SubPro 的工作。但我现阶段的理解是，这仅限于技术团队的一部分。例如，我似乎理解，周一提出他和团队认为的工作方向的阿什 (Ash) 将成为这些人的一部分。

现在，我不清楚 SubPro 可能会延迟多长时间。我 — 我多次听到员工说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它将继续工作。原则上，员工为自己设定的在 ICANN75 之前提出以进行讨论而设定的最后期限和目标不会受到影响，或者说，在任何情况下，ICANN75 都会有很多内容可以讨论。

同样，我不能否认目前 SubPro 会有一些延迟。当然不是六个星期，当然不是，据我了解，这将使 SubPro 处于一个全部停止的情况。

现在，这个话题显然是要讨论的。这不是一个投票案例。我个人在领导这项工作后，希望能够在本次讨论中告诉贝基·伯尔、GDPR 核心小组，并通过他们告诉理事会，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并请理事会邀请该小组继续开展这项工作。

这是我昨天早些时候在我的团体中进行的讨论，不仅仅是注册管理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由于本周的安排，恰好有一个 CPH 团体。我已经听到了一些人的意见，所以我需要确保我在这里作为理事会领导，作为指导该团队的人介绍这个话题，而不是代表我的团体，这显然不是全部 — 正如其他人会说的那样，没有经过完全同意。

现在，我看到杰夫举手了。那么，我会将麦克风交给杰夫，如果接下来还有其他问题，我们可能会回答其他问题。

杰夫·纽曼：

谢谢。我是杰夫·纽曼。在本次讨论中，我作为 SubPro ODP 的 GNSO 联络人发表意见。不是真的 — 我并不是真的要发表意见，而是要帮助规划讨论，并开始考虑下一步，如果理事会希望我把任何信息带回给 ODP 团队，那将对我有帮助。

我听萨巴斯蒂安说他不是 — 尽管他们说，你知道，他们会继续努力，他说他不确定会产生什么影响。如果理事会希望我回

到 ODP 团队深入了解究竟会产生什么影响，我很乐意这样做。我来这里并不是要就此发表我的个人观点，而只是请求理事会提供一些指导，告诉我他们希望我做什么，如果有的话。

谢谢。

萨巴斯蒂安·杜克斯： 谢谢杰夫。

我想快速说几句。确切地说，在我与伊莉莎·阿格匹安的讨论中，我要求她能够评估这一点，我们从管理该日程安排的卡伦·伦兹 (Karen Lentz) 那里得到的唯一消息是，她没有在书上看到任何内容。但是，确实，这就是我没搞清楚的地方，她没有说我们的日程安排会晚一周、两周或是三天。她只是说她没有看到对它的任何重大影响。所以我只能这么说。

保罗，我看到你举手了。

保罗·麦克格雷迪： 是的，我是保罗·麦克格雷迪。

是的，谢谢你，杰夫。我不知道我们是否需要再次询问员工。他们已经告诉我们，不会对时间表产生重大影响，我认为我们可以信赖员工。这也是高层员工告诉我们的，所以我认为我们真的可以信赖这一点。

我认为我们是否需要回到贝基和董事会团队那里，明确表示我们认为无论影响如何，无论影响多么小，都是有价值的。我们

希望你们做下一步的工作，然后将设计方案带回给我们。然后那种 — 除此之外真的没有任何决定，对吧？我甚至不确定这是不是一个决定。我认为这只是一种交流。

然后当他们回来并说这就是设计方案时，我们听到了一些非常乐观的说法，说它能够在几个月内实施，这在 ICANN 来说简直是惊人的。我向员工保证，我不会要求任何人这样做，但这听起来很有趣。然后我想我们会讨论一些更实质性的事情。但我确实认为我们今天收到了充分的意见，来自高层员工的充分意见，可以做出决定，继续开展这项工作。

谢谢。

萨巴斯蒂安·杜克斯： 抱歉。库尔特。

库尔特·普里茨： 谢谢，埃文[原文如此]。感谢你令人信服的解释。

我 — 我向团体转发了 RySG 对这个问题的相当谨慎的回应，并且在参加了几天的会议后，我进行了更多的思考。

那么，我们首先认为，这个问题最好留给员工，而不是交给社群来做出运营决策。这让我们马上产生了这样的疑问：那么，你能不能把这个外包呢？如果是七周而不是六周呢？后续步骤是什么？（听不清）会继续获取信息吗？所有这些运营问题，社群确实不适合作为政策制定者来提问。

然后我们的第二个倾向是，在与小组讨论时，提案还没有完全成熟，那么我们是否要开始。通常情况下，我认为推动一些事情并让它继续下去是相当便宜的保险。所以我会支持这一点，特别是如果你们有闲置的资源，也就是，有人可以处理。让我们推动他们去做这件事。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闲置的资源，对吧？

无论如何，也许我们不应该暂停其他工作，因为这项工作可能是投机性的，或者会迷失。但是我已经参加了三天的会议，我对六周消耗的时间感到惊讶。大家知道，我参加了 GAC 会议，有人说如果是七周会怎样。我去参加另一个会议，在那里，员工说，也许会是三周或两周。大家知道，我只是认为这是一次不恰当的对话。

大家知道，我已经失去了所有这一切，就像保罗一样，关于员工让这件事相当迅速地完成的提议，这听起来很有吸引力。所以，大家知道，如果员工和董事会认为这是一件好事，那么他们应该这样做，但他们应该继续对他们已经达到的最后期限负责。所以我们不应该表现出可能会缩短到两周的信心。我们应该说，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我们也这样认为；让我们继续完成这些事情。但是，大家知道，你们也有这些公布的最后期限，最终你们要么满足这些期限，要么没有满足，你们可能有一个借口或理由，但我们作为一个社群，将继续要求你们负责满足最后期限。

我说得太多了，我投票表示我们不要再谈论这个了。我们只是让他们继续进行这个项目，并且还是那句老话，尽力满足你们所有的最后期限，因为那是你们的工作。

谢谢。

萨巴斯蒂安·杜克斯： 谢谢。谢谢库尔特。

我想 — 我认为马里卡想谈谈这个问题，那么我们让她来谈谈。我想提一下伊莉莎·阿格匹安五分钟前在聊天窗口中的评论，她说这将导致 SubPro ODP 延迟六周。我想指出这一点，因为我两分钟前刚刚说过相反的话，很抱歉。我不理解它肯定会延迟，尤其是在 CD CZDS 和 EBERO 被搁置之后。但是马里卡放下了手，所以我想我说的正是她想说的。

我知道伊莉莎正在远程参与，我们可能要让她继续讲一下。但马克西姆在等候队列中。

马克西姆·艾尔佐巴： 我是马克西姆·艾尔佐巴。

我想提醒大家，GNSO 理事会每年都在其对财务计划的评论中将适当配备人员和为政策支持提供资金的重要性统一起来。我们面临的问题与此有关。

此外，对于管理者来说，这是一个如何管理流程的问题。GNSO 理事会是政策流程的管理者，而不是运营或官僚程序的

管理者。所以有人受聘来指挥员工做什么，什么时候做，雇佣谁，雇佣多少人，这通常是组织的 CEO。

所以我们 — 我认为我们需要建议做那些被认为是组织应该做的事情，仅此而已。

谢谢。

萨巴斯蒂安·杜克斯： 谢谢马克西姆。

我看到库尔特举手了，但我认为那是之前举的手，所以也许可以放下。

杰夫，你已经讲过了，你介意我让伊莉莎排在前面吗，让她解释一下，之后你再发言。

那么，有请伊莉莎。

伊莉莎·阿格匹安： 大家好。能听清楚我说话吗？

萨巴斯蒂安·杜克斯： 可以的。

伊莉莎·阿格匹安： 谢谢。抱歉。我在大楼的其他地方，因为你们的会议室已经满了。

我想为我在聊天中发表的评论提供更多背景信息。正如我所说，关于这份文件的工作事实上会导致 SubPro ODP 延迟六周，至少延迟六周。这是因为两个项目之间的资源重叠。

至于哪些里程碑等会受到影响，我们不能具体说明。我们只是希望你们了解对工作的整体影响，对 ODP 最终交付截止期限的影响。我们只是想明确说明这一点。

显然，这项工作仍将继续。它不会停下来。我已经说过，我认为萨巴斯蒂安也提到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SubPro ODP 团队肯定会与社群进行大量讨论，当然在 ICANN75 上也是如此。

但是，大家知道，我不能提供更多细节。我希望我说清楚了，但我很乐意回答任何问题。

萨巴斯蒂安·杜克斯： 谢谢你，伊莉莎。

所以我必须 — 再次更正我所说的记录。我的理解是，一旦 CZDS 和 EBERO 关闭，六周的时间表也会大大缩短，但我错了。

杰夫，我看到你举手了。

杰夫·纽曼:

好的，谢谢。我是杰夫·纽曼。

我只是 — 再说一次，我理解，伊莉莎说这将是至少六周。我想指出，最初的截止日期是 10 月底。六周后，我们将进入 12 月和圣诞节，届时 ICANN 可能会休息一下。因此，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不是 10 月，最早可能是 1 月中旬，如果你考虑一下时间表，那就意味着 — 2 月、3 月、4 月 — 目前来看，4 月将是董事会可以对政策进行投票的最早时间。

和库尔特所说的一样，这确实不应该是我们的呼吁，更多的是运营方面，但后来我听到库尔特说，如果我理解的话，我们应该发出消息，即我们希望 ICANN 能够满足他们设置的所有截止日期。所以我听到了一些相互矛盾的信息。如果理事会可以讨论这个问题，请，因为我 — 我现在对理事会被要求做什么感到困惑，ICANN 实际上对整个时间表说了什么，以及理事会希望我传达什么信息。谢谢。

萨巴斯蒂安·杜克斯:

谢谢杰夫。

我看到保罗举手了。

保罗·麦克格雷迪:

谢谢，我是保罗·麦克格雷迪。

我想我没有预料到杰夫会传达这个信息。我以为这条信息会来自菲利普，因为这是与董事会的沟通。那么，杰夫，我认为答

案可能是 — 对吧？董事会在问这个问题，对吧？他们 — 或任何人。我不知道我们将如何就此进行沟通，但我不认为会通过杰夫沟通。沟通将通过杰夫进行吗？如果是，那么我们需要 — 我想我们需要给杰夫指示。

萨巴斯蒂安·杜克斯： 所以，保罗，我认为可能会有一点混乱。我之前曾要求让杰夫与 ODP 团队一起提供比我设置的更好的截止日期。我认为现在已经澄清了这一点，那就是至少要延迟六周，这和对话开始时我的理解并不一样。这就是杰夫要沟通的部分。我认为确实没有任何人要求杰夫与董事会沟通。

保罗·麦克格雷迪： 好的。非常好。有道理，因为我只是想确定我们今天不需要给杰夫指示，听起来我们不需要。这很好。

我不会讨论六周的延迟，我已经说过，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所以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定。但无论如何，就杰夫而言，我想明确一点，他不需要任何东西，或者说我们没有要求他传达任何信息。

谢谢。

萨巴斯蒂安·杜克斯： 谢谢。我当然没要求。

杰夫，我看到你举手了，但我认为是之前举的手。

杰夫·纽曼:

只是想澄清一下。抱歉说得这么精确。

所以伊莉莎在做 SSAD 方面的工作，而卡伦在做 ODP 方面的工作。所以 — 只是想澄清一下伊莉莎发送的信息来自 SubPro ODP 团队。

萨巴斯蒂安·杜克斯:

我认为是这样。伊莉莎还在电话会议上，所以她可以确认这一点。我看到她举手了。

伊莉莎·阿格匹安:

是的。我传达的信息来自我在 SubPro ODP 团队的同事。

萨巴斯蒂安·杜克斯:

杰夫，我看到你的手还在举着，但我确实认为这是之前举的手。

大家对此还有其他问题或意见吗？没有人 — 很抱歉 — 我没有关注聊天，所以如果有人聊天窗口发布了一些内容并认为它会被阅读，请举手阅读。

如果没有，那么菲利普，麦克风交给你了。我不 — 坦率来说，我现在也不太确定后续步骤是什么。我已经表达了我从这次对话中寻求的东西，但我听到了正面和负面信息。我还没有听到任何最终决定。

菲利普·弗夸特：

谢谢，萨巴斯蒂安。我是菲利普。

所以，确实有两个问题。理事会可能希望通过 ODP 联络人向 ODP 小组传达的信息，以及我们希望 — 也向 SSAD 小组提供的反馈，可能的反馈，即我们作为理事会对延迟是否有看法。现在或多或少地澄清了这一点：目前大约是六到七周。

我听到的感觉似乎是，显然两个 — 一方面这两个项目都非常重要。我的感觉是，理事会需要被告知任何延迟，如果六到七周的延迟有后续改变，我认为感觉是，我们需要传达这一重要性，但在优先级方面，还有一种理解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组织问题，理事会不愿参与。这就是我所听到的。

杰夫，你的麦克风开了，但它是不是 — 至少 — 这是问你的问题。这至少足以让你回到 ODP 小组吗？我知道你正在参加电话会议，但事实上 — 我认为有 — 确实有一种感觉，如果这种延迟再次改变，理事会可能希望并且需要迅速得到通知。我明白，与 SSAD Light 相关的工作量存在未知数，或者不管它现在叫什么。再说一次，如果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一月份，但如果到夏天结束时它会进一步延迟，我们希望 — 我们可能希望尽早知道这一点。

杰夫。

杰夫·纽曼： 是的，我 — 我想听听库尔特的意见，因为这个信息与库尔特所说的要求满足截止日期有些不同。我 — 但是 — 但是你告诉我你想要什么，对吧？

菲利普·弗夸特： 库尔特，我是否说错了你之前所说的话？

库尔特·普里茨： 我没说过你说错了。我认为我们有点折磨自己，因为我们想要 — 我们意识到这两个 — 我们的主旨是我们意识到这两项工作是 ICANN 的两项关键工作。对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实施一项拖延已久的计划和解决对 WHOIS 数据访问问题的机会是 ICANN 最重要的两件事。我们感到目瞪口呆的是 — 或者说我们不知道如何在这两件事之间做出选择。我在聊天窗口中阅读信息，关于能否更好地平衡工作的运营建议，我们收到了 ICANN 的消息，只有六周。

所以我的观点或我们的主旨是我们希望继续推进 SSAD Light，但我们不想延迟 ODP。所以，董事会，大家知道，尽最大的努力把影响降到最低，并继续努力，这样就不会有延迟。这不是为了 — 大家知道，询问不同的方法不是我们的职责。这是我们的主旨。我认为我们的主旨是我们不想在这两个最重要的项目之间进行选择。我们认为董事会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推进它们，尽管大家知道，目前这似乎是不可能的。

我希望这能令人信服。

菲利普·弗夸特： 谢谢。我是菲利普。谢谢你的解释。这就是我一开始尝试表达的意思，说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项目，我们可能想重申这一点。

好的。萨巴斯蒂安，你举手了。

萨巴斯蒂安·杜克斯： 是的。我 — 抱歉。我想指出你说的一件事，顺便说一句，我也从未说过你说错了。

我们还需要回到董事会 — 贝基·伯尔说得非常非常清楚 — 无论我们的答复是什么。对我来说，库尔特刚刚提出的答复听起来和其他答复一样好。但无论答复如何，我们都需要回到董事会。在没有得到我们的至少一种答复之前，董事会不会就此做出任何决定，不管是以哪种方式。所以我认为了解这一点很重要。

菲利普·弗夸特： 好的。谢谢，萨巴斯蒂安。

格雷格，你是下一位。

格雷格·蒂比雅思： 是的，我在沿着库尔特的思路考虑一些事情。我们认为 SSAD Light 是一项潜在的重要工作。如果你问我们，比如接受六周还是终止它，我想我们接受六周，但我们也担心 — 你知道，让我们想想办法，这样我们就不必删除 — 或者延迟六周，如果有意义的话。这就是我们的反馈。有没有办法不延迟六周？因为我们认为这很重要。也许这就是反馈？

菲利普·弗夸特： 好的。谢谢格雷格。也许我们可以 — 我们确实可以这么说。

下一位是谁？约翰？

约翰·麦克尔韦恩： 谢谢。我是约翰·麦克尔韦恩。

我实际上在聊天窗口中提到了，但是 — 如果我错过了，请原谅我，但是如果我们选择继续 SubPro，我们是否有任何信息，在他们能够开始 SSAD Light 前会有多长时间的延迟？如果其他两个项目延迟但 SubPro 没有，我们是否也会知道，这是否会改变 SSAD Light 的延迟？

我认为有很多不同的突发事件，我们可能没有数据，或者我可能错过了。

谢谢。

菲利普·弗夸特： 谢谢，约翰。我是菲利普。我认为我们没有这些依赖条件。至少我不记得从杰夫那里看到过那些，因为我认为这是与问题集 3 一起提出的，即优先级问题。我认为我们没有这些。我们可能需要澄清这一点。

德西蕾，你是下一位。

德西蕾·米洛舍维奇： 是的。谢谢菲利普。

好的，在我看来，我们似乎一致同意我们需要回到董事会，我们应该说，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希望继续这两个项目。这似乎是一个运营问题，而不是政策问题。我们可以从董事会或组织那里获得尽可能多的数据，这将使理事会更好地工作，因为我们还可以分配小组来对正在进行的工作做出回应，或者我们可以继续进行 SubPro。

因此我认为我们的立场是，我们恳求获得更多数据，如果有的话，并表示我们希望同时处理这两个项目。你们能在组织内做点什么吗？

谢谢。

菲利普·弗夸特： 谢谢德西蕾。考虑到时间问题，我会在马克西姆之后终止队列。

马克西姆·艾尔佐巴： 马克西姆·艾尔佐巴 —

菲利普·弗夸特： 是之前举的手吗，约翰？好的。

萨巴斯蒂安，你是下一位。

萨巴斯蒂安·杜克斯： 谢谢菲利普。我想回答约翰，这是权威的，我们在与伊莉莎的电话会议中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认为它可以在 SubPro ODP 交付后开始。因此，SSAD Light 将被推迟到 10 月下旬或者 11 月，类似的时间。

菲利普·弗夸特： 谢谢。谢谢，萨巴斯蒂安。

杰夫，你是下一位，然后是马克西姆。

杰夫·纽曼： 好的，谢谢。我是杰夫·纽曼。

我认为一件事是，也许我们可以要求在六周内或无论需要多长时间 — 我想再次指出，这只是一份关于 SSAD Light 设计的文件。下一步显然是实施 SSAD Light。

所以我认为这是 — 对我来说，在整个讨论中，我听到的是这两个项目都很重要。所以我认为，当员工提交这份 SSAD Light 文件时，应该让社群知道 — 如果选择继续实际构建，将对正在发生的所有其他事情产生什么影响。因为现在我们只是在谈论正在撰写的文件。那么，当我们在 10 月 — 抱歉，在 9 月的年度会议结束时，真正面对时会发生什么，当他们把文件带给我们，然后说，好，你们是否希望我们继续前进？

我认为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我们不能只是一步一步地做事情。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整体生产时间表。大家知道，我们在业务中

一直这样做。我们有路线图。我们没有 — 我们现在的情况就像有减速带，但没有任何道路。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

因此，如果有一条信息，第一，我将与 ODP 团队讨论，好的，关于六周延迟以及在此期间会发生什么，但我也认为这可能很重要，在返回的文件中清楚地表明未来的工作，以及构建这个东西会对其他一切产生什么影响。

谢谢。

菲利普·弗夸特：

谢谢。谢谢杰夫。

马克西姆，你是最后一位。

马克西姆·艾尔佐巴：

我是马克西姆·艾尔佐巴。

据我了解，这将是文件的设计，而不是文件本身。在那之后，我们可能会征询公众意见，并进入审议期。最后，在组织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改变计划的这个时间表通常会产生累积的负面影响。我的意思是，这不仅仅是从其他计划中减去六周。会有更多影响。

我真的希望我们能在明年看到这一切的结束，因为在讨论和批准文件以及征询公众意见之后，你会看到有 12 个月的实施期，这对于软件创建来说是典型情况。谁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看到这一切的结束？谢谢。

菲利普·弗夸特：

谢谢马克西姆。我是菲利普。

所以我 — 我听到的是我认为我们应该传达这样一个事实，事实上，这两个项目都很重要。大家已经对这种延迟以及可能的进一步延迟表示担忧。因此，我们应该通过 SSAD 小组渠道向 ODP 团队和董事会反映这一点。

我们还可以说，限制 SSAD 工作对 SubPro 的影响很重要，但理事会不愿意权衡优先级，因为这不是我们的工作。

我们希望收到任何变更的通知，包括 SSAD Light 工作何时继续推进。我们意识到将会有后续步骤。越早通知理事会越好。正如杰夫之前所说，我们可能想问一下，在现阶段，员工对这些后续步骤可能需要进一步延迟是否有任何看法。

希望这能反映出我们刚才的讨论。我们将在会议结束后尝试提出一些措辞，并将其分发到理事会邮件列表。

好的。

谢谢。我认为我们可以继续我们的议程，那就是 SubPro GNSO — 是 6；确实是的。

是 SubPro GGP；抱歉。

大家可能还记得，在讨论 SubPro ODP 的工作以及我们通过我们的联络人杰夫收到的关于 2 号子集的反馈期间，理事会确定了一个关于推进申请人支持可能需要的实质性工作的程度和水平的问题，这可能不适合实施工作。

我们同意，员工和联络人将共同制定 GNSO 指导流程的大纲，启动这样的流程，让理事会了解它的情况。这类问题的先例很少，如果有的话。在讨论过程中，似乎除了 SubPro 最终报告中确定的内容之外，还可能会添加一些支持申请人的元素，这些元素已列在最终报告中，并包含在 GGP 草案中，该草案已分发到邮件列表。

这就是我们的大概进度。杰夫，你愿意继续讲讲吗？杰夫？

杰夫·纽曼：

好的，谢谢。我是杰夫·纽曼。邮件列表上有一些讨论。遗憾的是，我在理事会担任 GAC 的 GNSO 联络人，所以我不能 — 我不能对来回发送的一堆说明发布回复。但我确实想在开始的时候给出一些 — 我认为这可能是对我们试图对 GGP 提案做什么的误解，当然，我承认措辞可能会改变，也许是有误解是我们的错。但目的是，是的，申请人支持 — 理事会将允许推进此申请人支持 GGP，依据 — 组成一个文件中所说的指导委员会，并且指导委员会可以自己完成这项工作，也可以让一组专家或其他人帮助协助完成这项工作。

关于纳入的其他主题有很多来回讨论。所以我想我会解释一下我们想要做什么。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GGP 已经 — 我不知道。三个月前我们就开始谈论这个了，可能吧？有三四个月了。关于章程、小组的构成，已经讨论了 90 到 120 天了。

我们尽量避免的事情是 — 或者我说一下我们尽量做的事情。我们尽量让理事会能够列出一些主题，这些主题将来可以添加到指导委员会的工作中 — 或者让指导委员会委托其他人来完成这项工作，而不必花费 90 到 120 天再次讨论章程和小组的构成以及其中涉及的所有其他内容。

我们没有说的是，理事会现在应该允许同一个小组同时完成所有这些工作。它实际上是在尝试建立一个框架，这样如果理事会想在未来增加问题，例如，SubPro 最终报告所说的那些其他问题 — 或者可能需要未来工作，那么理事会就不需要为这些问题启动完整的 90、120 天流程。所以这就是它尝试做的，也就是建立框架。

我认为这个信息真的没有传达出去，因为它被解释为理事会说，让我们同时做所有这些事情。那就是 — 我们可以研究措辞。那不是本意。但希望现在你们都能明白 — 指导委员会被设定为“代表”小组，“代表”是指来自每个选区和利益相关方团体的人，他们将监督所有这一切，但他们可以决定这项工作可以由几个可能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完成，并最终审查该工作成果。

这就是为什么它看起来很官僚，而且看起来有几个层级，但这就是目的。我希望我说明白了。

菲利普·弗夸特：

谢谢杰夫。我是菲利普。

如果我可以与我们对 CCOICI 所做的工作进行比较，我们本应该更改其缩写，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指导小组，启动各种工作轨道或我们所说的任何东西。

其中的想法当然不是立即启动整个事情，而是赋予指导委员会权力并以一种轻量级的方式处理它。因此有点像是中间层。

所以我希望 — 我希望这会有所帮助。

大家对此有什么意见吗？

抱歉。保罗，你是第一位，然后是库尔特。抱歉，我应该看看屏幕。

保罗·麦克格雷迪：

谢谢。我是保罗·麦克格雷迪。

在过去两三个星期里，杰夫对我进行了关于 GGP 的良好指导，我分析并阅读了手册，手册并不长。它只有五页。在某种程度上，我仍然对 GGP 是什么感到模糊，但它确实很清楚地表明我们可以 — 大家知道，我们可以就实施问题发表意见，我们可以就澄清已制定的政策问题发表意见。

我们有 19 条建议 — 对吧？ — 我认为是关于申请人支持，例如，在最终报告中。所以有一些政策，对吧？

因此，我们不必触及 GGP 存在本质的终极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工具 — 对吧？ — 我们可以部署。

问题是，我认为杰夫很好地阐述了这个问题，是我们可以应用的所有东西，那种巨型圣诞清单。其中一些看起来很重量级，我们可能不得不去寻找我们已经制定的政策，对吧？其他的东西看起来比较轻量级。申请人支持事项似乎比较轻量级。

因此，如果我们要做这件事，我认为我们可能想挑一个更容易的问题，比如申请人支持，这不是很 — 我的意思是，我没有听到很多人说把那些负担不起的申请人排除在外，对吗？我认为社群想要这样做，并且已经编写了很多政策建议。所以我认为 GGP 的工作会有点简单，它可能会给我们一个使用这个工具的机会，因为当我们看到我们拥有的所有其他东西时，我认为我们会经常使用它。这很简洁，对吧？

因此，我想在一天结束时，我的问题是，有没有办法缩小所有这些项目的范围，并说让我们继续前进并启动关于申请人支持的 GGP，看看我们学到了什么，看看它是如何进行的，然后可能会回过头来看看它是否适合其他事情。

谢谢。

菲利普·弗夸特：

谢谢保罗。也许这将是一种方式。我是菲利普。在没有完整愿望清单的情况下将其缩小一点，并且似乎给指导委员会提供了

一张万能牌，这也可能是一种核查流程的方法，因为它从未被使用过。这只是一个想法，但...

库尔特，你是下一位。

库尔特·普里茨：

是的，我同意保罗的观点，我也同意杰夫所说的一些观点，即这是推动这项工作一个很好的工具，因为我们都同意 — 并非全部同意，但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同意它对于推进申请人支持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它与 GGP 非常匹配，但这是一项实质性工作。让我们将它向前推进，这样它就不是最重要的事项了。这样我们就有时间来制定一个合格的申请人支持计划，而不是像上次那样仓促构建。

这是第一个 GGP，所以我会 — 我会敦促我们将其视为试点并密切管理它。因此，我的建议是不要建立一个 20 人加 10 人的候补平行小组，而是由 GNSO 理事会管理这件事。SubPro 最终报告表明，为此所需的技能组合不是坐在这张会议桌上或通常参加 ICANN 会议的人。他们在别的地方。那么我们为什么不 — 我认为杰夫，你知道，你和我是一致的 — 我们有相同的目标，希望尽快做到这一点。而且我认为，如果我们自己组建并填充这个小组并管理它，我们将节省时间，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说实际上会很有趣，而不是创建一个平行 — 你知道，我称之为平行理事会，但它不是，管理一个 — 你知道，在我们和这个试验之间制造一定程度的分离。所以我会提倡这种更简单的方法。

我这样做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这里还有一些其他主题，你知道，当我终于有时间阅读它时，让我感到惊讶。我认为其中一些不是政策问题。我认为，你知道，ICANN 实施专家是有时间运行场景并进行测试，并且更接近真相的人。

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单独的讨论。与其组建大型平行小组，我会敦促我们聚在一起，看看谁对此感兴趣，并讨论我们需要什么技能，我们如何找到相关人员；与 ICANN 合作，共同寻找技能组合并组建团队。

谢谢。

菲利普·弗夸特：

谢谢。谢谢。谢谢，库尔特。

接下来是杰夫。我会鼓励相关人员考虑一下这个想法，可能通过一个小型团队进行监督，而不是像 GGP 草案中那样设立指导委员会。

杰夫，你是下一位。

杰夫·纽曼：

好的，谢谢。我是杰夫·纽曼。抱歉。我认为库尔特和我有一我认为我们确实有相同的目标，最终目标 — 对吗？ — 尝试找到更快的方法来完成工作。

几乎有一种 — 我正在努力思考如何正确表达。我们可以实现保罗的建议，明确说明 — 实际上，让我退后一步。

你们在其中看到的主题是 SubPro 表示需要更多工作，以及 ODP 团队 — 你们知道，他们中的很多人将负责实施 — 表示他们需要社群的指导。所以，库尔特，唯一不同的是 — 但他们把那些 — 其中一些主题放在那里，因为他们确实觉得他们需要 — 他们没有必要的专业知识 — 我不应该说专业知识。他们需要社群对此的反馈。

因此，我认为介于两者之间的方法是明确说明除申请人支持之外的主题列表是例证性的，或者是示例，或者我们可以将其完全删除。没关系。关键是我们可以继续提供申请人支持，但提供一种方式，让 GNSO 理事会可以触发另一个主题，而无需重新讨论 GGP 章程中的所有这些内容，对吧？

你们会看到，申请人支持工作继续推进，然后有一个句子，简单地说，理事会可以在任何时间自行决定启动 — 或自行决定添加其他主题，然后继续前进。

关于指导委员会的另一件事，我们尝试解决的问题是 — 我同意你的看法，库尔特，我希望理事会来管理它，然后说，好吧，让我们任命几个专家来做这个工作。但我们都知道，我们陷入了这些辩论，每个团体都说他们需要一个在每一个工作环境中代表他们的人。

因此，如果理事会允许不由代表性团体来做这项工作，那也可以，这就是创建指导委员会的原因；这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机构，它将审查专家的工作，并且可能仍然专注于它。但是我们也可以取消指导委员会，这很好，让理事会做这项工作。

正如保罗所说，关键是我们要设计一种方法，使我们能够在申请人支持方面取得进展，但也要明确表示，如果理事会想要添加另一个主题，我们不必再次经历所有这些。

菲利普·弗夸特： 谢谢。谢谢，杰夫。

汤姆斯林，你是下一位，我们会（听不清）。

汤姆斯林？

汤姆斯林·萨米-纳尔勒： 谢谢菲利普。

我只是想就指导委员会这个问题发表意见，因为我强烈认为应该由社群而不是理事会来做这项工作。

我绝对同意理事会应该进行监督，但社群应该做这项工作。因此，我认为提案中列出的成员对我们有好处。它说成员将负责参与 GGP 共识性电话会议。因此，这应该是理事会管理或监督流程的方法。

我认为正如提议的那样，让社群参与是件好事。

谢谢。

菲利普·弗夸特： 谢谢，汤姆斯林。

好的。没有人举手，我们将尝试做的是 — 我听到的是 — 愿意尽快开始这件事。这是我们可以使用的灵活工具。

不会有指导委员会这件事存在一定的敏感性。因此，作为前进的方向，我们将保留这一点。然而，在这个小组的职权范围内，并且意识到不需要再次进行深入讨论，我们可以 — 为此 GGP 设置两组或更多组优先事项 — 从申请人支持开始，把其他项目留给未来工作，如果人们愿意，可能会与理事会进行互动。

对吧？

杰夫？

杰夫·纽曼： 好的，谢谢。那么我们要跳到后续步骤吗？抱歉，我是杰夫·纽曼。那么，作为后续步骤，我认为我们是否应该准备一项动议 — 因为它必须是一项动议 —

菲利普·弗夸特： 是的。

杰夫·纽曼： — 以及某些门槛。所以我想这可能会在 7 月的会议上提出？

菲利普·弗夸特： 没错。是的。我应该 — 谢谢。我是菲利普。谢谢杰夫。我应该在一开始就重复这一点。确实，它需要投票，所以我们会动议。我们将根据刚才的讨论对 GGP 文本草案进行修改，然后在下次电话会议上提出动议。

贾斯汀，你举手了。

贾斯汀·丘： 是的，谢谢菲利普。我是贾斯汀·丘。

我有一个问题，请帮我澄清一下。

我有点不清楚是理事会来做这项工作，还是指导委员会来做这项工作，但这并不重要。我们可以在下次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但我只是想知道，无论分配哪个小组来完成这项任务，他们都会做这项工作的范围界定吗？

谢谢。

菲利普·弗夸特： 谢谢贾斯汀。如果我没说清楚，很抱歉。我认为讨论的观念是，将由一个指导委员会而不是直接由理事会来监督此事，这是你说的第一点。

对于第二点，我认为 SubPro 最终报告中的某些内容将被提交给指导委员会，希望最终进行这项工作的人将首先参与 SubPro 并了解这些讨论的背景。我说的是希望。我看到杰夫在点头。

对于你的问题，可能存在一些范围界定的元素。如果你阅读 GGP，那里仍然有一些 —（听不清），那里仍然有一些自由度，但我们会尽可能缩小范围。但像往常一样，我认为指导委员会会有一些范围界定的元素。

杰夫，你来讲讲这一点？

杰夫·纽曼：

谢谢。我是杰夫·纽曼。

正如菲利普所说，很多这样的范围已经存在于提供的草案中，主要是因为 SubPro 小组已经确定了相关范围。

因此，将投票表决的决议和最终提案将包含范围，以便小组在组建后可以立即开始工作，并且可以提供工作计划等等。但范围几乎已经确定，我是这么认为的。

贾斯汀·丘：

因此，范围依据的是目前文件中关于申请人支持的内容。对吧？

杰夫·纽曼：

好的，我是杰夫·纽曼。这就是计划。如果对此有任何意见，请告诉我们。

贾斯汀·丘：

谢谢你的说明。

菲利普·弗夸特:

谢谢贾斯汀。谢谢，杰夫。

那么，我想我们 — 如果你们想在 7 月的会议上投票，我们肯定会在适当的时候尽快更新理事会邮件列表和动议。

那么，我认为我们可以继续 — 非常感谢你们的讨论 — 进入下一个项目。也就是 SubPro ODP。及时。现在交给我们的联络人杰夫。

杰夫。

杰夫·纽曼:

好的，谢谢。我是杰夫·纽曼。

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但我们没有讨论的部分是 — 有两个问题集尚未正式发回 — 让我重新表述一下。有问题集 3，已经过审查。库尔特发表了一些意见。这些意见得到了回应。我想从理事会那里得到某种指示，我们是否可以将其转发给 SubPro — 抱歉，ICANN SubPro ODP 团队？这几个月来一直未解决，只是...有几次理事会会议，我们已经讨论了这个问题，但我还没有得到推进它的许可。

更实质性的是问题集 4。我已经要求每个人看一下这些问题，因为那里 — 很长。有很多问题。因此，我起草的拟定答复中有很多文字，但我只是一个人，大家知道，我想确保社群中的其他人，支持什么答复。

这个比其他的要复杂一些，所以有些意见是 — 其中一些意见是我在深夜起草的，所以其中一些非常坦诚，我想这是一个好词。

因此，ODP 团队或 ICANN ODP 团队在许多情况下所做的是，他们实际上重复了他们对 SubPro 工作组审议的 SubPro 最终报告草案的评论。因此，SubPro 工作组考虑了所有意见并最终提出了他们的建议。

其中有些问题有点类似于，好吧，你们不接受我们的答复，我们不喜欢这一事实，所以我们将再问你们这些问题。这就是我的答复有点尖锐的地方，因为 ODP 团队 — 我写的答复的大意是，ODP 团队不应该再次争论 SubPro 工作组已经决定的问题。可以要求澄清，但是提出工作组已经彻底讨论过的意见和对意见的相同措辞，我写了这些答复，这就是为什么我真的希望得到你们的反馈，对我来说，这似乎不是对 ODP 的适当使用，对吗？至于考虑风险和其他事情。所以我的答复是其中一些是这样的措辞。

如果理事会同意这种做法，那就太好了。如果不同意，那么请 — 我写它们的方式有点像 — 写它们的目的是引起你们的注意，并确保这是你们所有人都想进入的方向。

所以请检查它们。我想，你们知道，最初的目标是希望在本次会议结束前进行回应。很明显，我认为它没有经过充分的审核。所以我们当然必须稍微改变一下，但已经认识到它已经发布了一个多月。

关于这一点，我就讲到这里。我只是想指出我们收到的问题的重要性 and 类型，不仅是针对这些回应，也是未来考虑 ODP 的一部分，这真的是我们期望的澄清问题吗？

谢谢。

菲利普·弗夸特：

谢谢杰夫。我是菲利普。

大家对此有什么意见吗？对于那些看过问题集 4 的人，以及没有看过问题集的人，请看一下并从两个方面进行审查，正如杰夫所说 — 不仅仅是我对这个特定问题集所期望的回应方面，而且我想说，这是否是适当的工作方法，对于其他 — 最终其他 ODP。

大家对问题集 4 有什么看法吗？

我看到约翰举手了。抱歉。我没看到你举手。

约翰·麦克尔韦恩：

首先 — 我是约翰·麦克尔韦恩 — 对杰夫浏览问题集表示感谢。我刚刚调出了你的一封旧邮件。我正在查看问题集 1 和一些正在提出的问题。我根本不可能知道它们的答案，这可能就是我没有回应你们的原因。我没有看过问题集 4，但我认为我们最好讨论一下这是否每次都会发生，如何解决一些问题。我的意思是，他们非常 — 你必须是工作组的一个非常积极的参与者，才能以有意义的常态方式回应问题 — 而不仅仅是猜测。

因此，我认为确实值得在更高级别讨论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流程或授权来确保我们提供正确的反馈。

谢谢。

菲利普·弗夸特：

谢谢，约翰。

我是菲利普。这就是文件和流程的大致背景，甚至是我们用来任命联络人的非正式流程。实际上，我们的想法是，我们将非常依赖联络人来提供这些问题的答复要素。

尽管如此，目前我可以从联络人的角度理解这一点。我们所期望的是理事会对此事的看法，如果有的话。但是，确实，有些问题是一需要彻底了解所发生的事情。

大家还有其他看法吗？杰夫，你可能是下一位。那是之前举的手。

杰夫。

杰夫·纽曼：

好的，谢谢。两件事情。我想首先 — 聊天窗口中有一些关于可能对问题 4 进行专门电话会议的评论。当然，如果理事会想要这样做，我对此持开放态度。我只是想确保，就像这里提到的一样。

还有一件事，就是约翰所说的。是的，你是对的，我认为肯定需要非常熟悉的人，因为当你查看答复时，你会发现我不仅回到了最终报告，还回到了初步报告，当我们起草初步报告时，我们做了很多背景调查，不仅仅是对建议，还对历史进行了彻底讨论。通过其中一些问题 — 当我们起草最终报告时，它已经有几百页了。我们删除了那部分，因为我们不希望它有六七百页。

因此，当我们收到一些问题时，我肯定会回到初步报告中，说明为什么工作组会朝着某个方向发展。所以我完全同意。

我想在此之后，也许我自己和 — 我很乐意写下我的心得。我不敢肯定，我们可以让亚尼斯 (Janis) — 制定第一个 ODP 的人，如果我是 — 第一位 ODP 联络人，让他来发表看法。但完全同意。谢谢。

菲利普·弗夸特：

谢谢。谢谢，杰夫。

保罗，你是下一位，我们会在你发言之后画一条线。

保罗。

保罗·麦克格雷迪： 谢谢。我是保罗·麦克格雷迪。

首先，谢谢杰夫。工作量很大。我认为，特别召集愿意参加电话会议的志愿者来帮助杰夫思考这些事情并对其进行审查，这个想法是有意义的。

这有点像我们 — 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还在这样做，但我们曾经对 GAC 信函或 GAC 响应这样做过。就像是一个小组，临时的，起草了一些东西，每个人都同意了，然后把它发给理事会审查，然后就离开了，对吧？很高兴这样做。

贾斯汀和我一直在聊天中互相召集，不仅是参加那个电话会议，而且要成为常设资源，以及任何其他大力参与 SubPro 的理事，成为杰夫可以请教的常设资源，这样他就不会因为要从我们所有人这里得到答复而感到沮丧。我们可以帮助他整理一些东西，并且理事可以有信心让 SubPro 的技术迷们看看。

所以，杰夫，如果这会有所帮助，贾斯汀和我肯定会很乐意这样做，会议桌上的其他人也会这样。

菲利普·弗夸特： 谢谢保罗。我是菲利普。这当然是我们可以考虑的事情，甚至可以正式向前推进，正如你所说，GAC 公报审核；一个由少数人组成的常设小组，或者我们所说的任何组织，他们比较容易聚在一起查看问题和建议的答复，这样至少有一些来自理事会的监督，即使是间接的。所以那是肯定的 — 所以我们有两个志愿者。我们来做这个吧。

如果其他人有兴趣加入小组，请加入。我们将查看答复并返回给 ODP 团队。

谢谢杰夫。

考虑到时间和议程延后，我想开始第 8 项，我们将第 9 项推迟到明天进行非正式总结，以便为开放式麦克风留出一些时间，因为在面对面会议中这是惯例。

那么让我们继续进行第 8 项，也就是我们对封闭型通用的讨论以及对封闭型通用小组文件的解读。

大家还记得，我们一理事会响应了董事会的邀请，与我们的 GAC 同事就封闭型通用进行对话。这个小组带着理事会授予的三项任务聚在一起。小组希望提交给理事会审查的建议包含在分发的文件中。我认为是我们的时间周六早上。我将简要介绍一下这三项任务，并总结一下小组的结论。

第一项与协调人标准相关，小组认为，一些推动小组达成共识的独立性和承诺显然是很重要的，并且在该问题上不存在利益冲突也很重要。事先参与不是先决条件，虽然可能最好事先参与，但这不是必需的。也有人考虑过在这个流程中使用专业协调人。

我想指出，在某种程度上，它与我们的 GAC 同事提供的初始反馈一致，因为他们的文件也经过了小组的审核。

在第二项任务中，即扩展至 ALAC，在这个小组内部，并没有担心将 ALAC 纳入对话中。更多的是担心 GAC 之间成员数量的

平衡，或者这是否会影响 GAC 和 GNSO 之间的平衡。因此，我们开展了这项工作，通过我们的联络人贾斯汀，ALAC 目前同意任命一名成员。事实上，正如你们在周一听到的那样，也许即使是 GAC 也乐意留一个席位，为了确保它是一个小组，而这对于提出前进的方向是必要的。

这是关于第二项任务。第三项是关于对话的条件和参数。我想重复我在周一说过的话，那就是对于小组来说，无论对话可能得出什么结果，重要的是这个结果将遵循 GNSO 的规则和程序。例如，如果这会促使建议得到董事会批准，例如与 gTLD 相关的建议，那么这些建议必须符合 PDP。

框架文件有一些评论或调整。我只介绍其中的几个。

关于定义，正如你们在文件中看到的那样，小组 — 那些在 SubPro 最终报告中引用并讨论过的东西 — 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但它们可能不一定对后续步骤有所限制。

就最终产品所涉及的框架和标准而言，这对于申请人来说应该是可预测的。第三个 — 小组的第三个说明是，就每组参与者的规模而言，六到八人是比较理想的。所以这意味着一组有 12 到 15、16 人。

最后，该小组重申，在这个流程中，可能在某个时候，需要在最终报告中提到的那些领域使用外部专家。竞争法、政策、公共政策等。

简而言之，这就是你们可以在小组周六的报告中找到的内容，这将是我们与 GAC 同事进行讨论对话的基础。

那么，我现在想知道你们对于我们继续前进是否有任何顾虑；也就是说，下一步是我们对董事会和 GAC 做出回应，提供我们的初步意见，并且我们开始召集这两个小组，并有可能征集志愿者。

大家对此有什么意见吗？

我看到马克举手了。

马克·达蒂格尔德：

非常感谢。我是马克·达蒂格尔德。

我简单说一下。我希望扩大 BC 对 ALAC 参与小组的支持。特别是在 DNS 滥用小组的诉讼过程中，ALAC 做出了非常广泛的贡献。他们对我们小组继续前进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贾斯汀·丘一直是一位非常活跃的成员，为我们的进步做出了很大贡献。

我正式声明我们支持并建议该小组以这种方式继续工作。

谢谢。

菲利普·弗夸特：

谢谢马克。

曼菊，你是下一位。

陈曼菊：

是的，谢谢你，菲利普。

所以 — 所以我有点 — 我很晚才向我们的最新草案提交评论，我想提出我们提议添加到建议中的内容。

先说另一件事。文件是在周六分发的，而本次会议，即 ICANN 会议，于周一开始。我不知道是否有任何人 — 比如，我们每个人都通读了文档并完全消化了建议中的内容。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现在就决定可能有点太匆忙了，哦，我们接受这个，董事会直接接受，或将其发送给 GAC。也许我们需要更多时间来阅读它，并决定我们是否赞成。

但除此之外，我们提议在这个未来将与 GAC 对话的小组的标准中加入的是，我们认为成员不应与此问题有任何经济联系。他们不应该在未来代表封闭型通用的申请人。

所以我们建议他们过去不应该与这个问题有任何经济联系，但正如你目前在我们的电子邮件讨论会中指出的那样，我们认为，过去并不重要，因为我们现在处理的是未来。所以我们提议他们不应该有在未来代表封闭型通用申请人的任何意图。

因此，我们要求将此标准添加到未来将与 GAC 对话的小组中。

谢谢。

菲利普·弗夸特：

谢谢。

贾斯汀？

贾斯汀·丘：

谢谢菲利普。我是贾斯汀·丘。

首先，我要感谢所有理事对 ALAC 参与对话表示支持。不过，我确实想指出几件事。一个是我们 — ALAC 要求一个成员加一个候补成员，之所以是一个成员而不是一个联络人，就像之前提议的那样，只是为了避免任何混淆，这个成员必须是 GNSO 理事会联络人，ALAC 联络人，也就是我。因此，ALAC 希望保留机会任命他们认为的最佳人选担任 ALAC 代表或在对话中代表 ALAC 的成员。

第二件事是，虽然我们注意到你的评论，菲利普，关于玛娜尔 (Manal) 将 ALAC 成员纳入 GAC 代表团的表示，我认为，为了对双方 — GNSO 和 GAC — 公平，我们不应该 — 我们应该考虑，并且我会要求理事会认真考虑支持 ALAC，作为第三方，实际上，在 GNSO 代表团和 GAC 代表团之外。我们只有一个人，所以不会对平衡造成太大影响。我真的支持你们希望在 GNSO 和 GAC 之间保持平等平衡，我认为，通过让 ALAC 成员在这两个代表团之外，这是可以公平实现的。

谢谢。

菲利普·弗夸特：

谢谢贾斯汀。如果我说错了，我表示道歉。并不是说 ALAC 的参与将在 GAC 团队或其他组织之下。它 — 但你说到点子上了。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一个侧面说明，如果人们担心小组的规

模，那么在 GAC 方面，似乎可能比我们的规模要小。这就是我想说的。但你说得很好。谢谢。

以及成员和联络人之间的细微差别。如果联络人一词假设是您，并且如果你需要对此有一定的自由度，同样，我认为这在上一版本中已经得到了满足。

我们稍后会谈到曼菊的观点，现在有请队列中的下一位，保罗。

保罗·麦克格雷迪：

谢谢。我是保罗·麦克格雷迪。

三点。首先，我很高兴，我认为我们得出了正确的结论，我们想与 GAC 讨论这个问题。打个比方，董事会是法官，如果你能在去见法官之前把事情解决好，几乎总是会有更好的结果，对吗？

因此，我不太喜欢掷骰子，希望董事会能够正确行事。我宁愿与 GAC 谈谈，看看我们是否能达成协议。所以为我们欢呼吧。

除了贾斯汀所说的，我认为我们只需要发出信号，表明 ALAC 在这个流程中是一个平等的伙伴和朋友，所以我很高兴大家对此表示支持。我非常赞成贾斯汀的说法，也就是不一定要安排在一个团队，但要在那里为自己发声。无论如何，贾斯汀一直是关于这个话题的极佳资源，所以我希望她是那一天的最终人选。

然后我想简单谈谈曼菊的建议，关于排除在这个和某种生态系统中有一定作用的声音。我们 — 小组对此进行了很多讨论。我们就这个想法进行了几次激烈的对话。最终，它并没有出现在小组的报告中。

章程非常明确，这是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社群，对结果的参与是 — 是我们聚在一起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这一点在章程中也有体现，其中规定，我们要确保那些受影响最大的实体能够协助政策制定流程。

所以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着手重写章程或改变我们社群的性质。我理解曼菊的想法，但我认为我们需要在这里坚持多利益相关方原则。我就说到这里。

谢谢。

菲利普·弗夸特：

谢谢。谢谢保罗。

顺便说一下，关于这一点，我应该 — 这是我漏掉的内容，正如保罗所说，小组对它进行了相当广泛的讨论；事实上，成员将作为独立的个人而不是作为各自社群组织的代表做出贡献，并确保他们将坚持总体目标，试图在这个 — 这个主题上找到一个满意的媒介。

接下来是汤姆斯林。

汤姆斯林·萨米-纳尔勒： 谢谢菲利普。我是汤姆斯林。我想谈谈保罗刚才说的关于确保那些受影响最大的实体能够协助政策制定流程的问题，因为我想明确的是，这不是我们与 GAC 一起进行的政策制定工作。我们正在与他们会面，以确定用于 GNSO 政策制定工作的框架。

因此，我认为他所读的承诺不适用于此。这是一个与 GAC 会面以制定框架的小组，而不是制定 — 制定政策 — 进入这样的政策制定流程。因此，这与保罗所读的有所不同。

所以我认为 — 如果我记得清楚的话，之所以提出这个 — 这种独立性和这没有冲突，定义为在未来对封闭型通用没有经济利益，是因为 — 确保参与者具有参与自由度或独立性的原则，能够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我认为重要的是，有利益或经济利益的参与者被排除在外，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我们尝试与 GAC 一起制定的这个框架中实现这个共同目标。

谢谢。

菲利普·弗夸特： 谢谢，汤姆斯林。

我看到了，保罗，你有后续问题。

保罗，你是下一位。

保罗·麦克格雷迪：

不好意思。

一个坏习惯，我在电脑上取消了静音。

是的，所以我把章程中的那段话全文放进去了。大家知道，底线是 — 我并不是故意要如此直接，以至于被认为不近人情，但当你在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社群中排除周围的声音时，这实际上加强了没有被排除的声音，对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一个多利益相关方流程。

没有利益冲突这样的事情。大家知道，这就是重点。人们来到这里，他们参与其中，他们有想法，我们不想通过排除周围的声音来为棘手的问题制定无法实施的解决方案。这就是为什么我大力支持 ALAC 参加会议。这就是为什么我是 NCSG 的大力支持者，他们对封闭型通用主题的看法与董事会完全不同，因为他们希望完全禁止它们，坐在会议桌上，因为发言越多越好。我们讨论得越多，观点越多，就会得到更好的结果。

所以我不想反复讨论这个。只是我们有一个选择：这是否是一个多利益相关方流程？这有点极端。

谢谢。

菲利普·弗夸特：

谢谢保罗。

曼菊，你是下一位，然后就要进行总结了。曼菊。

陈曼菊：

谢谢。我不知道我要强调多少次。我们从来没有明确说过 — 我们从来没有说过我们要完全禁止封闭型通用。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一直这么说。我们反对使用此建议参数，但我们接受它作为建议参数。我们实际上对 GAC 的建议感到满意 — 大家知道，这种封闭型通用建议应该只允许服务于公共利益目标。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一直说我们反对封闭型通用或者我们想要完全禁止。我们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至少在小组中，我从来没有这样说过，或用过这样的措辞。

关于这一点，我就说到这里。另一件事是 — 所以在这些建议中，我们明确表示我们希望成员不受其利益相关方群体的约束。我认为这很好，因为我们想要达成协议，我们希望人们不要被他们所代表的利益相关方团体所限制，或者说遵循命令。但是，如果我们要求他们不受利益相关方团体的约束，但我们允许那些受回归客户关系约束的人，这甚至更像是更严格和更有法律约束力的关系，他们可以，你知道，简单地遵循他们客户的要求，这公平吗？

所以我不认为 — 我的意思是包容是一回事，这种（听不清）律师-客户关系会产生类似的效果，即人们代表他们的利益相关方团体。这真的只是 — 我不明白它的运作方式。谢谢。

菲利普·弗夸特：

谢谢。谢谢曼菊。

所以我听到的是，除了与利益冲突相关的事项之外，大家对周六发布的建议感到满意。

对于最后一个要素，包括没有 — 承诺不与申请关联的条件，我犹豫不决。

我的感觉是，本质上 — 现在，我个人的感觉是，它本质上体现在我们目前的措辞中，参与者需要 — 作为个人做出贡献 — 作为个人而不是代表他们各自的社群组织。

我的建议是我们 — 我们保留 — 我只想指出你对贾斯汀建议的措辞 — 即承诺 — 因为它是可执行的，承诺不参与申请 — 实际上是 GAC 在要素中提出的东西，作为小组的条件。

所以我的建议是，我们保持建议不变。我们开始讨论。无论如何，就后续措施而言，这会在讨论中出现。但就我们如何召集团队而言，我们会保持原样，并且为了 — 我们已经用了四个 — 超过四个星期的时间在小组中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继续前进并开始讨论就足够了。我想 — 我想这样做。这就是我的 — 这是我的建议。

有人反对吗？即，“这样做”意味着我们接受建议 — 我没有听到任何对此的担忧。我们采纳这些建议，并将这些建议分发给董事会和 GAC 采取后续措施。有人反对吗？

我们要抓紧时间。已经过去 14 分钟了，我想至少留 5 分钟的开放麦克风时间。

好的。所以我们会这样做。

谢谢。

陈曼菊： 不，抱歉。我刚刚举手了。

菲利普·弗夸特： 抱歉。曼菊。

陈曼菊： 抱歉。我不确定我是否理解你。你是要把建议文件分发给 GAC 和董事会吗？

菲利普·弗夸特： 是的。

陈曼菊： 但显然我们已经提出了这一点。我们想编辑并补充这个标准。我们认为人们需要更多时间来阅读它，因为它是在周六发布的，我不知道大多数人是否 — 是否每个人都读过它。所以...

菲利普·弗夸特： 感谢你的意见，曼菊。现在，关于建议的内容和元素，除去最后一项变更不谈，我们已经用了四个星期。这些元素已经向小组提供了两个多星期。它们已经在小组中待了两个多星期。

关于最后一点，最后的补充，我同意你的观点。不是这样。但鉴于它在那段时间是可用的，不能说它是在周六分发的，我们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在比这更久的时间里，小组内就有了这个草案。我想这就是我要说的。

我认为我们需要 — 在某些时候我们需要继续前进。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本质上是系列会议 — 与 GAC 的会议。我明白，也许对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越晚越好，但我再强调一次，这些元素在小组中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

现在，对于你关于纳入新标准的第二点，正如你听到的那样，也有一些人担心会有一些严格的条件，而这些条件在未来将很难执行，即使你所提到的独立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在已经存在的标准中，以及我最近的发言中所提到的那些标准。

所以我希望 —

陈曼菊：

抱歉，我简单说几句。那么，如果建议中没有包含它，它可能会反映在基本原理或其他内容中。它不会出现在建议中，但我认为这是需要注意的重要事项，你知道，在文件中，所以它不会遗漏。

菲利普·弗夸特：

好的。

陈曼菊： 因为 — 是的，谢谢。

菲利普·弗夸特： 好的。那么我们将 — 再说一次，我们不会更改已分发的文件。我们在会议记录中记录了这一点。但在这一点上，我在这次会议上听到的是 — 没有人支持。没有人支持纳入那个 — 那个标准。

还有其他问题吗？

托马斯，你是否愿意 — 好的。

托马斯·李凯尔特： 是的，我不确定你是现在还是明天讨论其他事务 (AOB)？

菲利普·弗夸特： 我们会 — 谢谢托马斯。我们现在进入开放麦克风时间。我们要花五分钟，或者比这多一点的时间来进行开放麦克风。我们明天讨论 AOB，你们可能有的其他 AOB。

托马斯·李凯尔特： 好的。

菲利普·弗夸特： 包括在最初列入议程的文件中。

托马斯·李凯尔特： 是的，那太好了。那么明天我会介绍我的观点。谢谢。

菲利普·弗夸特： 谢谢。

那么，抱歉，现在是开放麦克风时间，虽然有点晚了。我想
— 很抱歉，我们要坚持五分钟。但是，如果有人想发言，请
随时发言。

艾米丽 (Emily)。抱歉，我们没有看聊天窗口，但是...

艾米丽？

艾米丽·巴拉巴斯

(EMILY BARABAS): 谢谢菲利普。只有乔治·基里科斯 (George Kirikos) 在电话线
上，我代表他举手。

菲利普·弗夸特： 谢谢。谢谢艾米丽。

那么，乔治，请发言。请注意时间，希望你能尽量缩短发言时
间或提问时间。我们只有五分钟的时间 — 所以如果其他人想
发言，欢迎他们发言。

乔治。

乔治·基里科斯:

能听到吗？我是来自 Leap of Faith Financial Services 的乔治·基里科斯。

今天投票接受 IGO 最终报告是对域名注册人权利的不可原谅的背叛，这是不可原谅的。我写过 — 也没有忘记。我已经在我的博客 freespeech.com 上就这个话题写了大量的文章，所以我希望大家去看一下，但我想在记录中读一下工作组成员自己的一些评论，这些评论真正表明了这是对域名注册人的背叛。

在 2022 年 5 月 13 日，我写了一篇关于这个的博客。这是杰伊·查普曼 (Jay Chapman) 说的。他写道，他说：所以，在我看来，问题在于，目前的提案没有提供正当流程。这是一个被迫的流程。这似乎最多有点理智上的不诚实，我认为电话会议上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由于共同管辖的要求目前也被认为是被处理了，这似乎是示意注册人能够找到救济或至少讨论 — 抱歉，通过去法院决定是非曲直。这有点像小组想说，好吧，祝那位企业注册人好运。法院没有任何管辖权，因此对你没有任何补救措施。互联网商会 ICA 实际上在他们的评论中写到了这一点。这种司法审查权只能导致实质性审查，而不仅仅是接受驳回的机会。

保罗·麦克格雷迪也谈到了这一点。他说，这只是我在聊天中提到的一个早期事项，即放弃上法庭的权利，那些被放弃的权利真的永远无法完全在仲裁机制中得到体现。我再说一遍。永远不要完全被仲裁机制所控制，因为波兰的权利与南非的权利不同，或者与美国的权利或其他权利不同。

因此，我们要做的是在仲裁流程中为注册人创造某种保护的混合体，我想，我们认为这样可以将世界各地的各种权利融合在一起。然后，我们将提供 ro 注册人来代替他们的本地保护。我重复一遍：代替他们的本地保护。正如我之前所说，我认为在聊天中，聊天话题是，你们很难去拥抱它。我们不希望 ICANN 被指责越权。就这一点而言，是值得的。谢谢。

甚至主席本人克里斯·狄思潘和我在 5 月 18 日的博文中也指出了这一点。所以我认为我们会在范围上受到很大的挑战，我怀疑 —

菲利普·弗夸特： 抱歉，乔治。抱歉，我不得不打断一下。

这是开放麦克风时间。所以，如果你 — 如果你 — 我很抱歉。我们只有五分钟。

乔治·基里科斯： 我快讲完了。我快讲完了。

菲利普·弗夸特： 如果你有一个（听不清） —

乔治·基里科斯： 比如，你的（听不清）不会让我说完。

菲利普·弗夸特： — 对于你的问题，这会有所帮助。

乔治·基里科斯： 我最后有一个问题，但我想介绍一下背景。你们讲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投票前根本没有让公众发言。我至少应该能够把这件事记录下来。

所以我会 — 这是克里斯·狄思潘说的：我认为，我们将在范围上面临重大挑战，如果我们提出建议，要求 IGO —

菲利普·弗夸特： 很抱歉 —

乔治·基里科斯： — 上法庭并且不举行 —

菲利普·弗夸特： 让我 — 我们不能这样。

乔治·基里科斯： — 关于案情的实质性听证会，如果 IGO 成功，会发生什么？

菲利普·弗夸特： 乔治，你在听吗？

乔治·基里科斯： 是的，我在听。

菲利普·弗夸特： 抱歉，我们不能超过两分钟。如果你有问题，请提出。但如果是评论或声明，请与我们分享。你有我的电子邮件和理事会的电子邮件，所以请与我们分享。

乔治·基里科斯： 是的，但是投票已经进行了，这有什么意义呢？

菲利普·弗夸特： 但这并不能为这里的社群服务。

乔治·基里科斯： 是的，这一点已经记录下来。它显现了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这确实是对域名注册人的司法审查权的不可原谅的背叛。我只是想在简短的声明中指出这一点，你们知道，你们已经讲了两个小时。你知道，你们有一个月的时间。你们没有就这个话题召开过一次公开电话会议。我只想把它记录下来。

我的最后一点是，工作组本身也承认对报告第 23 和 24 页的这种不利影响。相反，EPDP 团队承认，取消对 IGO 投诉人的要求可能会损害注册人对初始 UDRP 或 URS 裁决进行司法审查的权利和能力，并且 IGO 成功主张豁免意味着相关法院将拒绝一

菲利普·弗夸特： 乔治，我很抱歉；我必须 — 我必须（听不清） —

乔治·基里科斯： 因此，这与章程的范围不一致。

菲利普·弗夸特： 正如你所说，我们甚至难以在这次会议期间深入探讨讨论的实质。我认为你说的是实质内容，而不是 — 在理事会的职权范围内。再说一次，很抱歉 —

乔治·基里科斯： 你是否想 —

[多名发言者同时发言]

菲利普·弗夸特： 我们要进入下一个 —

乔治·基里科斯： 如果我为报告鼓掌 — 如果我为报告鼓掌，你会允许我发表声明吗？我认为只有批评报告的人才能发言。

菲利普·弗夸特:

谢谢乔治。

大家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好的。没有人举手。那么，我们将暂停会议。感谢大家。希望大家能有一个愉快的假期。祝大家度过愉快的一天。对于那些远程参与的人士，希望你们下次能亲自参与。

谢谢。

娜塔莉·蓓蕾格兰:

谢谢。

托马斯，请停止录音。

[会议记录结束]